

方士廷提着行囊出了店门，抬头望望阴沉沉的天色，剑眉紧锁，喃喃地说：“又要下雨了，清明时节不是赶路天。今晚上等我们回家，你就痛痛快快地下吧，老天爷。”

出了舒城的南门，雨并未光临。这条卢州齐至安庆府的大道宽阔平整，但路上的行旅并不多。他背了行囊大踏步向南又向东，走了五六里，方赶上了先走的一批挑夫。挑夫共有五名，挑的是舒城的名产极品贡绢。这些绢要在安庆上船，运至湖广可以卖得好价钱。

押运的是一个中午人，背了一个包裹，点着一根竹杖走在后面，见他要超越前行，好意地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一个人敢走这条路？跟在我们后面好了，多一个人多一份照应。”

他善意地笑笑，领首为礼道：“谢谢大叔的好意，只是小可要赶路呢。”

“赶路也不急在一时，过了春秋山道路不靖，经常有强盗拦路打劫，弄得不好，丢了钱财小事一件，赔上老命才冤呢。”

“这条路有强盗？不会吧？”他讶然问。

“你没走过这条路？”

“小可是桐城人，离家三年了，今天是第一次返家，不知家乡的事。”

“难怪，去年春天，有一伙强盗在这一带拦路打劫，先后被乡勇捕获了十几个人，仍有几个藏匿山区不去，已经有几起旅客被劫了，因此走这条路的人，皆需结伴同行，免生意外。”

他拍拍行囊，笑道：“小可只有一些破衣服，此外身无长物。真要碰上强盗，正好向他们讨些盘缠呢。呵呵：小可要先走一步。”

中年人不再挽留，一个身无长物的人，自然不怕遇上劫路小强盗，冲他的背影摇摇头，自语道：“他竟想向强盗讨盘缠呢，年轻人说话真不知轻重，胡说八道会招祸的。”

方士廷年仅十八岁，身材却壮得像猛狮，生了一张仍带童真的娃娃脸，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。穿了一身青直裰，打扮像是村夫，但像貌风标器宇，却一点不带村夫味。他浑身带了浓重的风尘气息，外表却像个流浪汉，但在他年青富有活力的神韵上，看不出他曾经是饱历风霜穷途落魄潦倒江湖的人。

他当然不是落魄江湖的人，而是离家三年，立志游遍天下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小伙子。

他回来了，还有八十里便可返抵一别三年的故乡，心中自然喜不自胜，脚下一紧。

他身高八尺，手长脚长，迈开大步赶路，十分快速，天宇阴沉沉，密云不雨，微风吹来略带凉意，清明时节，单衣不胜寒。

廿里春秋山在望，他对家乡附近的山川不陌生。

已经是辰牌未巳牌初，他得加快脚程了。

官道绕山西麓而过，沿途松桧成林，开始没有田地，已经进入了丘陵区。

正走间，前面官道转弯处出现了人影，那是一个穿了灰袍，灰发挽成

道士髻，佩了长剑，手持苍木杖的老人。相距仍在廿丈外，他已看清了对方的像貌。

这老人生了一张大长脸，二角眼吊客眉。眼色苍黑褐纹密布，灰白色的山羊胡稀疏几根，相距在廿丈外，他似乎发觉自己仍被那双可怖的三角眼所惊，那双眼的凶光太凌厉、太阴森，太锐利可怖了。

“这位老先生不像是有什么好人。”这是他第一个念头，心中油然生起戒心。

者人似乎在等候他，站在路中不言不动，三角眼不转瞬地注视着他、双方渐来渐近。

他心中不断盘算，忖道：“我与他无冤无仇，当然他不是我在等我，万一他是劫路的，已经快到家了，这一包破烂给了他他不伤大雅，他如果要，给他就是，不值得计较。

接近了，他沿路侧徐行，眼看要错肩而过。

蓦地，去路被苍木杖拦住了，怪老人三角眼阴晴步定，伸杖把他拦住，用冷厉的嗓音吐出一个字：“你！”

他应声止步，诧异地问：“老先生，是叫小可么？”

“你以为老夫叫谁？”老人乖戾地问。

“这……请问老先生有何指教？”他谦恭地问。

那年头，“老先生”二字，已是尊敬的称呼，对身份不明不是德高望重的人如此称谓，那是逾礼的。

“从现在起。不许你多问。”

“咦！你是说……”

“闭嘴！你跟我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不许问。”怪老人凶狠地说。

“小可……”

杖影倏动，“噗”一声响，胸前便挨了一掌，把他震退两三步方行站稳。

“咦！老先生……”他讶然叫，不住揉动被打处，被打得莫明其妙。

“跟我来，你得替老夫办事。”怪老人阴侧侧地说。

他本待发作，却又忍住了，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老先生，小可要赶路……”

“你不用赶了，老夫会送你到地头，你已经受过一次教训了，再不听话……”

“那……那又……”

“老夫一杖打死你。”

“你怎能不讲理……”

“你再讲几句试试？这年头讲理的人太多，万事不成，官道上行人甚多，打死你老夫可以另找一个人帮忙办事，走。”

他忍住上冲的愤火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吧，看来小可已别无抉择了。”

“你明白就好，走，上山。”

两人沿小山径向上走，不久，到了山头稍下方的一座松林中，林中心有一处怪石四布的空地，荆棘丛生、野草高与腰齐。

有五名健壮的村夫在掘土，一座大石上。坐了两位与怪老人同样打扮的人，年纪也在花甲上，一是三角脸，另一人则是圆脸，满脸横肉，两人同有一双阴厉的怪眼，同样阴之气外露。

远远地，押他前来的怪老人便叫道：“又找来一个健壮如牛管用的人，够啦！”

三角脸老人站起亮声道：“师弟，多找几个人来，早些布置停当岂不省事？”

长脸怪老人一面走近，一面笑道：“人多反而碍事，不易看管。而且这些巧妙玩意，人多了同样派不上用场。呵阿，早着呢，云龙双奇是最守时的人，说下午到，决不会早来，更不会迟到。还有一个半时辰，师兄何必操之过急？”

圆脸老人一跳下石，说：“这人交给我，我要带他去准备墓碑了。”

长脸师弟将方士廷向前一推，笑道：“好，定老，这人就交给你使唤好了。”

方士廷已看清那五名村夫，正在挖一个位于巨石下的大坑。地面下全是堆积的磨盘大巨石，不易挖掘，一铲下去火星飞溅、十分吃力。

“这些人难道在挖宝不成？墓碑又有何用意？”他心中暗循。

圆脸怪老人定老向招手，叱道：“小子，过来，石下有一把斧头，一把锯子，带上跟我走。”

他顺从地取了斧锯。三角脸师兄在旁喝道：“把包裹收下，干活怎能背着包裹？再说，这个包裹你也用不着了。”

他心中一跳。十寸道：“好啊，他们已替我盘算得清清楚楚啦！我得看看你们搞什么鬼。”

他恋恋不舍地将包裹解下放在一旁。三角脸师兄一脚将包裹踢飞，飞出三丈外恰好跌落在一座大石上。

他微愠地奔出，想拾回包裹，抓他来的长脸师弟伸杖拦住，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想死？”

“我的包裹……”

“不要管包裹的事。不然将会因此包裹而送掉小命。”长脸师弟阴森森地说。

世间的事真是无奇不有，人的命运也十分神秘，些须小事看似平常，却可能主宰了一生的命运。谁也没料到这个包裹，会引来了一场江湖风暴，不知有多少人间因这个包裹而送命，更不知这个破烂包裹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；真是不可思议。

他最后只好暂且放开包裹的事，瞥了包裹一眼，取了杖锯，随着圆脸怪老人走了。

到了山坡下，怪老人指着一株海碗大的桧树，说：“把树砍倒，截一段六尺长的树干，快。”

他顺从地挥南斧头，慢慢地开始伐木，整整花了半个时辰，方截取了一段六尺长的树干。然后在怪老人的吩咐下，刮净树皮，并将一端削尖，形成了一根木桩。

圆脸老人取出一把尺长的利刀，在木桩上用刀尖刻上两行大字：“大明正德五年三月初三日午正。云龙双奇埋骨于此。”

他吃了一惊，心说“云龙双奇，不是名震天下，宇内闻名的风尘奇人么？这两位大侠萍踪天下，飘忽如神龙，行侠仗义声誉极隆，怎会有人替他在此营葬？”

圆脸老人将刀丢给他，说“把这些字刻上，深最少要五分。”

他左看右看，说：“老伯，小可斗大的字也认识不了一箩筐……”

“谁要你认识字？只要你按笔划刻上去就行。快！别噜苏。”

“是，小可刻上去就行。”

他慢慢刻削，一面刻一面问：“老伯，这些是什么字？”

“你少管闲事。”

看看到了近午时分，字刻得差不多了，远处传来长脸师弟的叫唤声：“定老。好了没有？”

“快啦！还有一个字。”圆脸老人半躺在树下懒洋洋地说：“快点好不好？墓穴已经完工啦！”

“马上就好。”

刻完最后一个字，圆脸老人要他将木桩带至墓穴，远远地，他便嗅到了血腥味，不由心中一紧。

两个老人站在一个大坑前，坑旁挖了一个树立木桩的孔穴，先前那五位挖穴人，胸前皆挨了一剑，早已身死多时，五具尸体躺在孔穴旁，鲜血引采了不少金蝇，血腥味中人欲呕。

他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这三个老贼人性已失，真糟，我的处境凶险极了，以一比三，大事不好。”

三角脸师兄等圆脸老人走近，笑道：“墓穴四周布了一百零八枚蒺藜，墓桩尸体附近有六十四枚毒计，只要这两个小畜生接近察看，必死无疑、今天他两人难逃大限。”

圆脸老人凄厉地笑，笑完说：“这两个小畜生把咱们这些人害惨了，毁家之仇，杀子之恨，老夫今天不将他们两人碎尸万段，誓不干休。”

长脸老人用手向桩穴一指，向方士廷叫：“小子，沿着地下的小绳走、将木桩放在位穴内，便没有你的事了，快！”

小绳在坑穴外围四丈左右，弯弯曲曲向桩穴伸展，必定是没布有暗器的平安路线。这是说，在八丈径圆之内，任何人踏入其中，必定有死无生。

他完全明白了，这三个怪老人，必定在此设伏，要将云龙双奇置于死地。

他不是江湖人，云龙双奇的死活与他无关，但目下的形势对他不利，却是比青天白日更明白的事，五个掘穴人已经尸横坑旁，对方怎会放过他？杀人灭口势在必行，他的命运注定了。

他当然不甘心，脸色苍白地说：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

“过去！”长脸师弟怒叱。

“你……你们为何……”

长脸师弟拔剑出鞘，剑尖点在他的鼻尖前，此道：“过去！不然立即宰掉你。”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剑点在鼻尖上，反抗只有自讨苦吃。他赶忙说：“好，好，我……我过去，我……”

他扛起木桩，剑便离开了他的鼻尖，长脸师弟收了剑，取出了一把飞刀藏在掌心，盯着他不住狂笑。

他吸入一口长气，扛稳木桩，说：“小可将木桩放好，你们便要杀我灭口了。”

“你如果拒绝放桩，便会立即被杀。”

“这是说，不管放与不放。小可同样是死？”

“放，可以多活片刻。”

“这片刻要来何用？”

“那是你的问题。”

“哦……哦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，你……”

他突然双手一推，木桩以万钧力桩脱肩而飞，砸向相距不足三尺的长脸师弟，百余斤重的木桩，在他手中轻如无物，速度之快，无与伦比。

长脸师弟做梦也没想到他敢反抗，更不知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，木桩砸得快速如电，想躲也力不从心，“噗”一声胸口被撞中，苍木杖幸而及时架出，消去了不少撞力，但这一撞仍然够份量，狂叫一声，被木桩击倒在地，身侧的三角脸师兄吃了一惊，左手一扬，三枚绿色的针影化为三线淡淡绿芒，一闪即至。

他已先一步飞跃丈外，脚沾地立即向下仆倒，恰好避过飞针的袭击。不等对方追来，他向侧一窜，远出三丈外落荒而逃。他发觉老贼的飞针可怕，快速绝伦几乎无声无影，必定是可破内家气功的毒针。同时，三个老贼既然有心计算大久鼎鼎侠名满天下的云龙双奇，岂会是脓包？目下他赤手空拳，不逃走才是傻瓜。

圆脸的定老也吃了一惊，一怔之下，忘了追赶，等震惊消失急起追赶时，他已远出五六丈外了。

“定老，千万别让他逃掉。”三角脸师兄怪叫，自己却急急去扶长脸师弟。

长脸师弟被木桩伤得不轻，胸骨几乎被撞折，只恨得目眦欲裂，怒叫道：“休让那小畜生跑了，不然大事不妙，别管我，师兄，快追。”

师兄将一颗丹丸塞入师弟怀中，急道：“师弟休慌，那小子逃不掉的。”

“我该死，居然走了眼，这小子原来是行家。”师弟咬牙切齿地叫。

“能逃得过定老手下的人，少之又少，放心啦！”三角脸师兄，一面替师弟用推拿术疏通胸口的被击处，一面板有把握地说。

长脸师弟挺身坐起，急急地说：“快将木桩放上，时候不早了，万一两个小畜生提前到来，岂不功效垂成？”

“好，我去弄好。”

方士廷匆匆逃走，往密林茂草中乱窜，后追的定老急如星火，一跃三丈，快速绝伦。可是，他身法灵捷，速度也不下于老家伙，愈拉愈远。

他一面窜逃，一面心中暗忖：“三个老贼惨无人道，惨杀了那五个掘穴人，岂不能受报应？再说，云龙双奇一代英豪，我又岂能坐视见死不救？我得设法警告双奇，免得他们中伏。”

追了三两里，他心中大定，老贼的轻功提纵术虽说已臻化境，快迂电射星飞，但仍比他差一分半分，他毕竟年青力壮。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
他对春秋山并不陌生，这一带是仙人峰附近，往上走，对面的峰顶有一座仙人洞。附近怪石如林，古木参天，荆棘丛生，藏身极便。万一不对，可以入洞躲避，洞内可容千人，石隙缝皆可藏身，怕什么？

他不急于摆脱定老，反而往回路奔逃，一面逃一面高声怪叫：“老不死，你追吧，小太爷和你练练腿，练至双奇到来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那五个被杀的冤魂，他们在黄泉路上等候你们到阎王前对证呢。”

定老愈追愈心寒，知道仅凭一己之力决难如愿，心中一急，立即仰天发出一声警啸。要求三角脸师兄速来相助。

三角脸师兄刚将木桩放下孔穴，听到啸声心中一震，吓了一跳，赶快沿绳索奔出，百忙中忘了拉掉绳索，扶起师弟急声道：“定老遇上劲敌，恐怕是双奇两个小畜生提前到来了，快走。”

师弟胸口也没感到痛楚了，脸色大变，拾起苍木杖，急急地说：“快走，咱们往相反的方向走。”

“师弟，定老……”

“别管他，不然咱们也赔上了。”

两人不再理会同伴的死活，向相反的方向溜之大吉，狼狈而遁。

啸声惊动了从南面上山的两个年青人，相距约有两里地，这两位年青人年约二十五六，身材一般高，稍年长的长了一张四方脸，留了一撮八字胡、剑眉虎目，英俊豪迈的气概外露，虎目中发射着机警精明的光芒。

另一为是蛋形脸庞，五官清秀，笑容可掬，也生了一双神光炯炯的大眼。两人皆头戴四个巾，穿一袭天蓝色长袍，臂下挂了一个小包裹，腰悬长剑，一式打扮，一般高大雄壮，同样英气勃勃，人才一表。

四方脸青年一怔，止步说：“贤弟，这啸声急切尖利，似在呼唤党羽，有人比咱们早来。”

贤弟剑眉深锁，说：“今年你我在仙人峰会面，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怎会有人比咱们早来？来又有何图谋？大哥，咱们小心为上，也许真有人知道咱们云龙双奇的行踪呢。”

大哥脚下一紧，说：“快走、咱们已提早半个时辰前来，也许黄山逸士更比咱们早到呢，先蒙上险，隐起身份……”

两人展开了陆地飞腾术，如飞而去。

方士廷向掘了墓坑的林中空坪急逃，后跟的定老放胆狂迫，心中暗喜，喃喃地说：“好小子，你昏了头，跑回原地送死拉！”

方士廷一面逃，一面留心四周的动静，慎防另两个老贼的突击。快接近原处，石上不见两个老贼，不由心中一怔，难道他们追错方向不成？

定老却心中一惊，暗叫不妙，两位同伴既未前来协助，甚至也不在原地等候，那么，他们不在原地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云龙双奇提前到达了。

“丁彪兄。”老家伙惶急地大叫。

林空寂寂，鬼影俱无。

方士廷心中大定，奔近扩穴一把抓起了那把樵斧，立下门户叫：“老贼，你这该死的杀人凶犯，你得替那五个无辜的人偿命。”

定老无名火起，一声怒叱，杖出“壮家劈柴”，迫近就是一枚，快速绝伦，杖动风雷俱发，力道千钧。

方士廷后退八尺，笑道：“你只有一个人，你完了。”

定老火杂杂地冲上，“毒龙出洞”杖点胸腹，变招奇快，苍木杖像怒龙般飞舞而至。

方士廷左闪八尺，轻灵地又避过一击，定老顺势招变“怒龙翻江”，苍木杖凶猛地卷到，势如狂风暴雨。

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，方士廷看了对方三招狂攻，已概略地看出对方功力深厚，艺业了得，但他足以应付，心中有数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栈斧背击中了苍木杖，杖向下沉，他反击了，再一斧展开杖，揉身切入，反手一斧挥出，攻向老贼的颈部，像是电光一闪，变化之快，令人咋舌。

定者大吃一惊，吸腹缩颈斜飘八尺，斧刀掠过顶门，危机间不容发。杖长斧短，斧如不能近身出招，便发挥不了威力。方士廷如影附形跟到，“樵夫问路”劈胸就是一斧。

“啪”声响，杖架住了斧。

方士廷一声长笑，脱手弃斧贴身抢入，左拳疾飞，来一记“霸王敬酒”，“噗”一声正中老贼的下颌，力道如山，连他自己也感到拳头发麻。

接着，人影急剧进退，方士廷为了阻止对方拔剑，施展出凶猛狂野锐不可当的快速拳术，一连五六记重拳，皆在对方的胸腹开花，每拳皆用上了八成劲，内家真力发如山洪，拳头着肉的响声如同连珠花炮爆炸。

“嗯……哎……”定老的杖也丢了，一手拔剑，一手狂乱地对架，一看便知道这老贼不善赤手相搏，在这种紧要关头，怎可拔剑？大概是被打急了，本能地想拔剑争取优势，却不知反而误事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老贼在忙乱中，一掌拍在方士廷的右肩上。方士廷身形一挫，但禁受得起，大喝一声，右手“缠龙手”缠住了老贼的小臂扣实，左手一合。逮住老贼小臂的下方，猛地一带，一沉、一扭、一掀。

老贼重心倏失，立脚不牢，大叫一声，突然来一记快捷绝伦的前空翻，凌空飞腾。

前翻中，老贼的剑终于拔出了。

“蓬”一声大震，老贼背脊着地，被扔出丈外。

在老贼砰然倒地声中，方士廷本已跟进，但一眼便看到地面的草地有异，猛地止步察看，眼角先一步看到了右侧不远处引人杖穴的小绳，心中一惊，倏然止步。

老贼被扔得不轻，但总算禁受得起，背着地立即挺起上身，正欲跃起，可是，已晚了一步，双手一松，上身立即向下躺，狂叫道：“丁彪兄，你……的五毒蒺藜，快……快救我，我……我……解……解药……”

叫唤声渐弱，方士廷惊出一身冷汗，暗叫好险，刚才如果跟踪追入，鞋底将被刺破。五毒蒺藜必定刺穿脚底。岂不完了。

他不是执法的人，不能见死不救，立即拾起老贼的拐杖贴地拨扫出一块容脚地，叫道：“忍住点，我拖你出来……”

话未完，刚欲下足，突觉身后有声息，方记起还有两个老贼，可能是定老所叫的“丁彪”赶到身后了，大喝一声，转身就是一记“神龙摆尾”。

来的是两个蒙面青影，最接近身后的人正忙中向身后飞退。身法巧妙绝伦，轻灵飘逸，神能悠闲，凌空而起点尘不惊。他不能向后退，后面是死路一条。看了对方是出神入的身法，也令他悚然而惊，猛地将杖奋勇飞掷，掷向那人的落脚处。同时向右前方一窜，闪入一座大石后，如飞而遁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掷出的苍木杖被青影一脚踢断了。

他已窜走如飞，窜入树林中去势如电。

两青影咦了一声，第二名青影奋起狂追，一面叫：“走得了么？留下啦！阁下！”

他一发狠心说：“先离开再说，看这老贼的轻功是否比我差！”

窜入密林，他抽暇扭头瞥了一眼，不由心中一惧，青影冉冉而来，比叫定老的老贼高明多了。他一咬牙，用上了全力，落荒而逃。

后追的青影由于起步太晚，起步时便相差了七八丈，加上方士廷东窜西逃，去向不时在变，因此轻功虽比方士廷高明，快捷得多，但仍未能拉近

至五丈内。

方士廷被逼的心中发慌，苦于刚将杖掷出阻敌，赤手空拳，与功力相当的人交手，对方有剑自己却赤手空拳迎敌，岂不是白白送死？他只有一条路可走。

他不是江湖人，从不会与人交手，心怀怯念是原因之一。再就是他不想与那些江湖亡命拼死活，他不是江湖亡命之徒，目下身处危境，他只好全心意逃命。

谢谢天，他上了山，前面黑黝黝的仙人洞，正向他张开了大口。

他飞逃入洞，向里狂奔。

追他的青影在洞口徘徊良久，大概也对他怀有戒心，不敢贸然追人，久久方径自走了。

直躲至入黑时分，他方悄然向外探，费了不少功夫，方一步步向山下摸索而行。走上官道，他方松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自语道：“不是我不管云龙双奇的死活，我也自身难保呢。那里有那么多尸骨，云龙双奇大概不至于上当吧？但愿这两位英雄豪杰逢凶化吉才好。”

但他放不下心，在道旁找到一个土洞，埋头大睡，次日一早，他小心翼翼地回到现场。

他料得不错，名震天下的神秘人物云龙双奇并未上当，死尸与地面所留的遗痕令他们动疑，终于找到了地面的各种有毒暗器。

他看到的木桩已不见了，扩穴已经填平，附近十丈方圆的地面皆被铲掉一层薄土，尸骨已全部失踪了。

在他藏身仙人洞期间，两个蒙面人在现场拖出定老的尸体加以审视。

两人已取下了蒙面巾，正是闻啸声赶来的云龙双奇。近五六年来，江湖上出了两位年青的高手，闯荡江湖期间，飘忽如神龙，神出鬼没变化无常，拳剑已臻化境。先后击败了黑道凶名昭著的三妖八魔，惩戒了五大门派不少不肖门人，伸手管人不平事，对事不对人只问是非，惩贪官除巨盗，剑下无敌，不论何人如被他俩抓住罪证，他俩不问对方是何来路有何人撑腰，上刀山蹈剑海义无反顾，不获凶犯决不罢手。

五年来，两人侠名四播，名震天下，当然有不少高手名宿要找他们的麻烦，白道的名宿元老，希望找他俩谈判，要他俩不可锋芒太露，太猖狂不是武林之福，年青人则想找他俩较量，以便一举成名。黑道巨孽自然是想除去他们，拔去眼中钉，这期间，他们的行踪令人捉摸不定，神出鬼没无法追踪，却也不时传出一些高手名宿被迫隐退的消息，是不是败在他们手中，却无从得悉。

总之，云龙双奇是近年来江湖的主宰人物，是近年来武林中最为突出的人物。

两人是八拜兄弟，老大云雷，老二龙飞，江湖朋友称他们为云龙双奇。在江湖朋友之间，提起云龙双奇，确有不可思议的魔力，守规矩讲道义的人尊敬他们两人，那些恨他俩的人，谁不想把他俩食肉剥皮？所以他俩获有不少支持他们的人，也结了不少死仇大敌。

老大云雷仔细检查定老的尸体，绷着脸说：“贤弟，这是一种信石碎以赤练蛇涎为主的毒药，这人的背部只中了一颗毒蒺藜便送掉老命。”

龙飞的目光，死盯着远处的木桩，说：“大哥，你看清木桩的字么？木桩下的五具尸体，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有人在替你我营葬。”云雷淡然地说。

“桩尚未植稳呢。怪！谁知道你我兄弟在此与黄山逸士见面？”龙飞一面说，一面向坟穴走去。

云雷一把将他拉住，急道：“贤弟小心，不可接近。”

“大哥……”

“你看看地上这根绳索，是不是有点古怪？再就是死者背部的毒蒺藜，不象是用手发射击中的。”

“哦！小弟明白了，地面有鬼，这根绳索定是安全的道路，他们并未布置停当。这里有脚印，我去看看。”

“带着这根断杖任何物品须避免以手触动，愚兄先在四周找寻可疑线索。如果愚兄所料不差，黄山逸士前辈定然凶多吉少。”

“对，他是唯一知道你我兄弟要来的人。咱们等到正午，他不来就算了。真糟，但愿他能平安前来。”

“不可能了。”云雷心情沉重的说。

不久，两人坐在石上，身旁放着方士廷的包裹，包裹已经打开了，衣物皆已抖散，其中有十二卷书，书名是“多能鄙事”，著者是开国名臣刘基刘伯温，扉页有收藏者的题字，写的是“桐城方氏珍藏”。

龙飞神色冷肃，恨声说：“五具尸体是村夫，是被迫挖穴的人，胸前一剑致命，全是些没有抵抗力的人，凶手手段之残忍毒辣，令人发指。那位老人家的尸体，极可能是黄山逸士差来传信的朋友，不幸中了毒手。”

云雷将几颗毒蒺藜与几颗毒针摊放在石上，说：“用这种毒物的人，愚兄此知，只有一个九岭毒魔余轩，这老毒物将这种暗器看成至宝，珍逾拱壁，不肯轻易送人，这是说，他的嫌疑最大。”

“逃走了的小伙子，会不会是老毒物的门人？”

“可能。可惜被他逃掉了。”

“目前的线索有两根。”

“对，一使这位少年人的身份，在这部书中可以查出一些线索来。不管他是步是老毒物的门人，咱们可是亲眼看到他在此地行凶杀人。这件诡谋当然可能是他策划的，他是唯一活着的人，除了他不会有别人。其二是黄山逸士，在他口中定可查出线索，他是唯一知道你我下落的人，这次春秋山仙人峰的约会，主人就是他。”

“大哥，如果如你所说，黄山逸士可能的凶多吉少，这条线索……”

“无论如何，午后他不到，咱们必须作最坏的打算，必须查出他的下落。生见人死见尸，万一他有三长两短，替他报仇的事，咱们责无旁贷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“因此如果他失约步来，你我便分头进行搜查，你去桐城查那凶手的底，愚兄即赶赴黄山。”

“好，日后会晤的地方……”

“三月后，太平府采石矶见，六月初一正午相见，以一个时辰为限。”

“好，平时咱们仍以记号示知行踪，如非必要，以少会面为佳。”

他们留一人负责警戒，一人用铲将十丈方圆的地面铲掉一层，堆入坑中，并掩埋了六具尸体。直等至未牌初，仍不见黄山逸士前来应约，即行十分手各奔前程，分头查证仙人峰的血案。

桐城方家，是本地的族望。后来儒林桐城派的宗师，使出于方、姚两

族的子孙。

方家有一支在城西北七八里的碧峰山下，这一带风景绮丽，水秀山青，群峰分峙，涧旁行连延其间。沿涧而入，南崖壁立千仞，下有四洞，可容数千人，最瑰丽的一座洞叫披雪。

洞侧步远处。便是这一支族主方秀山方大爷出资修建的披雪阁，那是一座藏书的书楼。本县县学的牛员子弟，经常光临披雪阁向主人借书，并穷经诗，方秀山年已半百。但博学多才，而且为人豪迈慷慨，是本县声誉极隆的缙绅。

当夜，龙飞在县城落店，店在城东南县学附近。他要凭手上的那部“多能鄙事”查出凶手来，必须向读书人打听。

次日一早，方士廷仍在仙人峰现场踩探。

同一时间，龙飞换穿了一袭青袍，人如临风玉树，走起路来规规矩矩像个读书人，大袖飘飘洵温文，谁知道他是名震江湖，不肖之徒闻名丧胆的一代年青侠士云龙双奇之一？

他挟了十二卷“多能鄙事”，悔个专程赴披雪阁还书的书生。天天晴利！，天宇中阳光普照，这是近半月来第一次放晴，天气显得格外清爽。

方秀山的庄院占地甚广，共有五六十户人家。有一座颇具气概的院门。

这已带经常有读书人来往，每日学舍的朔望假日，更是马轿往返不绝，有些是前来游山，有些是前来向方大爷问难请教。因此已早来了一名儒生，并未引起村人的注意。

他跨上门阶，一位老门子便含笑迎出，欠身笑道：“公子爷早，学舍今天散馆么？”

他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不，清明三天散馆，今天才是第二天呢，秀者在家么？”

“在，请进，家老爷昨天扫墓受了点风寒，今天不打算出门。公子爷贵姓？老奴似乎从没见过公子爷呢。”

“小生姓龙名飞，很少在尊府走动，难怪老伯感到眼生。”

谈说间，老仆将客人引至客厅，厅内两名老仆赶上前招呼客人落坐，客气地奉上香茗，并通报主人。

不久，主人出堂相见，方秀山半百年纪，但看来似像是二十岁上下的壮年人，剑眉入鬓，目光炯炯有神，鼻直口方，留了三绺黑髯，体格魁梧，步履从容，脸上常挂着和蔼的笑容。

龙飞心中一震，忖道：“这位大爷眸正神情，容貌光风雾月，和蔼可亲气宇不凡，怎会有一个凶手儿子？看相貌，我确是找对人了，父子俩相貌相同，找对了。”

他不敢怠慢，离坐长揖，笑道：“小生龙飞，昨日前来贵地游学，久慕秀公文章化国，六艺精通，特前来拜望请益，幸甚幸甚。”

方秀山毫不托大，回了一揖，笑道：“老朽方秀山，龙公子谬赞了，山野狂士，幸勿见笑。请坐，请坐。”

主客分宾主落坐，龙飞不再客套，将书呈上笑问：“请问秀公，可认识这部书么？”

方秀山脸色一变，讶然问：“咦！这是老朽的披雪阁藏书……哎呀！龙公子这部书从何处得来的？务请见告。”

“秀山可记得这部书是谁借去的么？”

“借？不，这是小犬携出游历，在途中散闷的书。”

“哦！令郎目下在家么？”

“他已出外游历，三年未归，上月曾让人捎书回来，说是将于本月中旬返家。龙公子，你这部书……”

龙飞沉静地，留心地细听方秀山说话，虎目炯炯，捕捉对方的眼神气神色的变化，这时接白道：“秀老是贵县的缙绅，也是各界同钦的长者，小生愿坦诚相告，但小生有几件事须向秀公请教，尚请秀公直言无隐。”

方秀山知道事态严重，父子连心，岂能不急？但仍能沉着，静静地说：“老朽知无不言，但不知龙公子有何见教？”

“令郎的武艺如何？”

“他的弓马拳剑，皆略具功力。”

“令郎是否与江湖人有所往来？”

“什么叫江湖人”方秀山讶然问。

龙飞淡淡一笑，泰然地说：“这是指三教九流在各地流浪的人。”

“没有，老朽不许他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。”方秀山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令郎游历在外，三年岁月漫漫，秀公鞭长莫及，世事多变，恐怕秀公已不知令郎的事了。”

“小犬天性纯孝，知子莫若父，龙公子但请信任老朽，小大决不会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龙公子，小犬到底怎样了？”方秀山焦急地问。

“令郎昨日午间，在春秋山仙人峰杀人，六尸六命，血案如山。”

方秀山大骇，不假思索地叫：“不会的，龙公子，请口下留德。”

所有的仆人，全都大吃一惊，像是乍听晴天霹雳，吓呆了。

龙飞指了指书卷，冷冷地说：“令郎杀人手段之毒辣，委实令人发指，这是他遗传在现场之物，另有一个包裹，目下放在客店中，秀公可以派人取来。”

“龙公子，这件事是不能乱说的，人命关天……”

“令郎杀人时，小生恰好倍拜兄弟赶到现场，小生空追不舍，被令郎逃入仙人洞走了。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老朽仍是不信。”

龙飞拂袖离座，冷笑道：“秀公既然不信，小生也不愿勉强。秀公既然不肯承认目击者的指证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

“龙公子请别行动，请坐下细叙，这样吧，老朽愿随公子前往县衙报官。如果真是小犬所为，便须交由皇法制裁，老夫决不护短。”

“小生不与官府打交道。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不瞒我说，在下是江湖人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江湖人？”方秀山惊叫。

“不错，江湖人。在下与令郎一无冤，二无仇，他竟在仙人峰在下约会朋友之地设伏，抓了五名村夫替在下兄弟两人掘坑，树立木碑书写名号，在附近用毒暗器设陷阱，要将在下兄弟埋葬在仙人峰。最后杀了五名掘穴的村夫，击毙在下约会的朋友，行凶，在下兄弟恰好赶到，他众寡不敌，弃了行囊逃走，在下追逐他进入仙人洞。在下并不知那是令郎……”

“有了这部书，也不见得凶手是小犬……”

“起初在下并不知是令郎，因此至县城打听，携书到府请教，当在下第一眼看到阁下时，便知他确是令郎了，因为贤父子的份貌几乎全同。”

方秀山如中雷击，以手掩面叫：“这畜生！这……这畜生！”

“秀公，这部书完璧归赵，请收下。”

“龙公子，你既然不肯见官，请问……”

“秀公相信在下的话了？”

“小畜生十五岁离家，三年来，诚如公子所说，谁知道他在外面交了些什么坏朋友？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“老朽请问公子如何处理此事。”

“令郎出门三年，所作所为当然与秀公无关，在下只找他算帐。”

方秀山长叹一声，脸色铁青地说：“老朽向你保证，如果他返家，老朽必定将他打断双腿，送交公子处治，决不宽贷，任杀任剐，悉听公子酌裁。公子能在舍下小作勾留吗？”

“那倒不必，在下认为令郎必定另有苦衷，在下希望与他当面一谈，在下落店于永福客栈候信，不宜打扰尊府的安静，告辞。”

方秀山激动得浑身颤抖，痛苦地说：“龙公子，人命关天，小畜生杀了六个人，可否请公子代为查询受害人的家属，老朽也好前往善后……”

“不必了，秀公这番好意，且留到日后水落石出时。再办善后并未为晚。那时，在下当倾力相助。”

“那么，一切仰仗公子成全了。”

送走了龙飞，方秀山大叫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，昏倒在地。

一名老仆悄悄离开了庄院，扑奔县城。

城北二里，有一座投子山，据传说，三国时孙吴鲁肃与曹兵交锋，战败投其子于此，所以叫投子山。此山麓有一座山神庙，只有一名庙祝在内居住。

夕阳西下，老仆匆匆出城，步履艰难地到了投子山下的山神庙，守候在旁的树林中。

这位忠心耿耿的老仆，不相信小主人是个惨无人道的杀人凶犯，他怕小主人贸然返家，主人盛怒之下，后果可怕，因此前来等候小主人通风报信。

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他等到了小主人。

方士廷丢了包裹，垂头丧气地踏上了返乡的最后一段旅程，心中闷闷不乐，无端碰上了这档子倒霉事，他有说不出的烦恼在心头。

入暮时分，他到了投子山，脚下一紧，希望能在城门关闭前入城，到亲友处换一身衣衫再回家拜见双亲。

蓦地，路旁闪出一个白发老人，低叫道：“少爷，这边走。”

他吃了一惊，奔近惊喜地叫：“忠伯伯，你老人家老多了，三年啦！你老人家还认识我吗？”

忠伯伯挽了他便走，颤声道：“少爷长高了不少，但面貌未变哪！天可怜见，让老奴等到你了。”

“噢！忠伯伯，你……你老人家哭了，你……”

“快走，到庙中再说。”

“到山神庙吗？为何不进城？”

“进城？进去就糟了，你……”

他站住了，讶然问：“忠伯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忠伯伯将他拖入庙中，庙祝在里面作炊，懒得过问外面的事。

“少爷，你是不是在仙人峰杀人了？”忠伯伯惊惶地问。他吃了一惊，脱口叫：“老天！我会杀人？差点儿便被人所杀呢。”

“老奴知道少爷不会杀人，谢天谢地。”

“咦！你怎知道仙人峰的事？”

“少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将经过一一说了，最后说：“怪事，你怎么知道仙人峰的命案？”

忠伯伯将龙飞登门问罪的事一一说了，他怒火上冲，愤然叫：“这姓龙的好不要脸，他凭什么敢指证我是凶手？如果他真是云龙双奇，他该感谢我才对。哼！我到永福客栈找他论理去。”

“不可，少爷，去不得。”忠伯伯急急阻止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已一日咬定你是凶手，有理也说不清，找他岂不自投虎口？”

“先别管，我回家向爹禀明经过再说。”

“老天，你还能回去？老爷已听信那姓龙的花言巧语，正在盛怒头上，你一去，有千张口也无法分辩，有理没理，便得先被老爷打断双腿，划得来么？”

他急得双目垂泪，跺脚握拳切齿大骂：“这个浪得虚名的混蛋！简直岂有此理！我要回去向爹诉说。”

“你千万不能去。”

“不行，我……”

“你如果回去，便是不孝。”

“什么？我回去反而不孝？”

“俗语说，小杖受，大杖走。老爷正在盛怒激愤中，见到你必定火上加油，必定先打断你的双腿，将你交给姓龙的。你既然没有错，老爷打断你的腿将交出，日后真像大白，你岂不是陷亲于不义，大大的不孝么？”

“天哪！我……我该怎办？”他痛苦地叫。

忠伯伯掏出两锭银子递到他手中，沉声说：“你快走，远走高飞暂避风头，找到真正的凶手，你才能回来。”

他一阵迟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少爷，当机立断，走吧。”

他一咬牙，推金山倒玉柱屈膝下拜，泣道：“忠伯伯，我听你的话。这就远走高飞。爹妈必定哀痛欲绝，请你老人家多加劝慰与照顾。”

忠伯伯也跪下了，颤声道：“少爷请放心，只要老奴有一口气在，不敢懈怠。少爷请起。老奴福薄，不要折了老奴的寿。”

他再拜而起，挥泪道：“忠伯伯，我走了，我全回来，请多保重。”

“少爷保……重”忠伯伯老泪纵横地叫。

从此，披雪阁宣告关闭。从此，方家闭门谢客。从此，碧峰山下的方家与欢乐绝缘。

从此，江湖上掀起了无穷风波。

龙飞在桐城守候了十天，方动身走了。

这天近午时分，安庆府府城集贤门内的张府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登

门求见本城名武师张继忠师父。所投的名帖写的是：“武林后学龙飞拜”。

张武师是一位年近花甲的人，五短身材，短小精悍，接到拜帖吃了一惊，匆匆迎出客厅。

龙飞离座抱拳行礼，笑道：“区区龙飞，来得鲁莽。前辈可是张师父么？”

人的名，树的影，张武师岂敢托大？慌不迭行礼，客气地说：“老朽正是张继忠。龙大侠驾光临舍，蓬荜生辉，未能远迎，恕罪恕罪。”

仆人献上香茗，龙飞客套一番，方道出来意，说：“晚辈久仰前辈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白道谁不知安庆府仁义张师父的大名？因此晚辈不揣冒昧，特地到府拜候，同时希望获得前辈的帮助，尚请鼎力成全。”

张继忠呵呵大乐，说：“龙大侠夸奖了。其实，老朽无能无德，只是朋友们抬爱吹嘘而已。龙大侠名震天下，举世同钦，如需老朽供奔走，不胜荣幸，自当略尽地主之宜，力所能逮，不敢推辞，但不知龙大侠有何需要老朽尽力之处？”

龙飞取出一卷图形在桌上摊开，笑道：“晚辈要查一宗命案，因此前来恳请前辈相助。”

瞧，这是要犯方士廷的画像，凶手是桐城方家的一位小后生，在十天前提离桐城，即可能从此地乘船逃走了。晚辈只知他在外游历，是以游学名义请领路引的。再就是他外表健壮清秀，全无暴戾之气，不像是个作奸犯科的人。”

“但他却是个凶犯？”

“是的，他在舒城春秋山仙人峰，连伤六命，安排陷阱要诱杀晚辈。”

张武师吃了一惊，讶然问：“他与你有仇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是受人驱使？”

“可能。”

张武师离座而起，说：“晚间请龙大侠至舍下一行，届期必有报命。这样好了，龙大侠何不与老朽至各地走走？水路码头及衙门的朋友，他们不会令老朽失望的。”

“好吧，事不宜迟，晚辈与前辈倍引，一切皆仰仗前辈了，但请前辈暂时勿透露晚辈的身份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咱们走。”

当晚，果然查出方士廷于十天前曾至府衙请换路引，去处是四川成都。次日在码头乘船，怪的是不往上走而往下定南京，所乘的确是武昌至南京的长程客船。

龙飞心中有数，向张武师表示，这位凶犯必定已经知道被追踪了，巧布疑阵要将追踪的人引入迷途，显然是犯案的老手。

当龙飞离开安庆时，谣言立即不腔而走，云龙双奇追捕方士廷，春秋山双方斗智的流言，以奇速向四面八方轰传，成为江湖朋友酒余饭后的谈话资料，也引起了不少有心人的注意，方士廷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。

方士廷并非故布疑阵，而是另有打算，他确是想入川避风：头，可是他只有忠伯伯给他的廿两银子，盘缠尚不足到武昌，因此先乘船东下，到南京找朋友借川资，张罗了五十两银子，再乘船西上。这一来，无意中替自己找来了麻烦，反而跟在龙飞：的后面了。

龙飞断定他必定入川，并未向下追，乘船先到湖广，明查暗访势在必得。他从南京上行，来回耽误了十天半月，无形中双方距离已经拉近了，他重新经过安庆府时，龙飞只在两天前离开安庆乘船上航。两人的船，只差了两天行程，他反而走在龙飞的后面。

江西九江府，水陆要道，三省的咽喉。

船在申牌初靠上了九江钞关码头，客货船必需在此地了碇。船上船下一阵忙，税吏们登船查验货物，巡检司的人则盘查研究。

方士廷身上只有八十两银子，随身只带了一个包裹，别无长物，仅需交验引路。

查验路引的共有七名公人，为首的人像是位副巡检，穿了从九品的官服，神气万分。

旅客皆排列在舱面，在本地登岸的人皆须将路引交出查验，过境的旅客则可免了这重麻烦。

六名公人在依次查问即将登岸的旅客，副巡检大人则背着手在各处走动。

这位副巡检年约四十出头，身材高大，生了一双似可透人肺腑的鹰目，顾盼间冷气四射，给人的印象是精明，机警，阴狠，像一个饿狼，有狼的凶残和狡诈。

方士廷并不知道自已已成为江湖名人，但却知道龙飞并未报官。这是说，也不是有案的人，姓名不会在官府的黑名单中，对六扇门中人也无顾忌。他站在舱侧，手扶舷板注视着码头上忙碌的人群，心中不住盘算。这次他打算入川暂避风头，但所带的盘缠有限，来日方长，以后的日子怎样过？想起来便感到忧心忡忡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去找那名叫丁彪的师兄弟两个凶手，天下茫茫，他又不是汀湖人，没有江湖朋友，从何着手？

他愈想愈心烦，不由自主长叹一声。

蓦地，身后传来了清晰阴森的声音：“你，不在本城登岸么？”

他转身回顾，接触到副巡检大人锐利阴森的目光。不怕官，只怕管，出门人和气生财，他堆下笑，说：“草民要到武昌，不在贵府登岸。”

“你作何生意，不像是生意人哪！”

“草民游学四方。”

“噢！游学？那么，你该是生员，可有功名？”

“草民不——不曾入学。”他有点心虚。

副巡检将手一伸，阴阴一笑道：“行走长程，你该有路引，给本官看看。”

是福是祸，难以预料。路引交出，真像大白。副巡检不住向他打量，眼中一亮，阴阴一笑问：“到四川经商？”

“访友。”他信口答。

副巡检脸上涌起令人莫测高深的笑容，这笑容令心怀鬼胎的人心中发毛。

“哦！春讯期间，入川行程艰巨，阁下如果乘船，恐怕会有风险哪！”副巡检紧盯住他的眼神问。

“呵呵！这年头，出门哪能没有风险？走旱路同样会担惊受怕哩！”他泰然地答。

副巡检递回路引，呵呵一笑径自走了。

入暮时分，两个公人登船，找到了方士廷，其中一人亮了腰牌，抱拳一笑说：“在下第三，奉府推官大人手示，请方爷到府衙一行，请随在下前往。”

他一怔，讶然道：“小可与贵府的人素昧平生，也无亲无故……”

“在下只知奉命行事，方爷请即启程。”

“哦！要带行囊么？”他沉重地问。本官负责地方治安，操有生杀大权，既然派人前来催请，怎敢不去？

“不用了，也许方爷会很快就回来的。”

“两位请稍候，小可先略为拾缀。”

“好的，方爷请自便。”

九江他曾经来过，两年前他曾经在庐山留连数月，因此不算陌生。走着走着，他感到不对了，问道：“这不是府后街么？走错了吧？”

一名公人向前一指，笑道：“没错，迎驾的人就在前面巷口。”

巷口迎出四名青衣大汉，不是公人，穿一式青紧身，带了刀剑，一个个健壮如牛，像貌凶猛。四人左右一分，劈面拦住，为首的人向两公人抱拳施礼，笑道：“有劳两位大哥了，请代向赵大人致意，敝长上将面致谢忱，兄弟这就接手。”

两人呵呵笑，其中一人说：“刘兄客气了，人交给你啦！再见。”

另一人拍拍方士廷肩膀，怪笑道：“姓方的，他们是接你的人，咱们不送了，后会有期，日后多关照。呵呵！”

两公人大笑着走了，他莫名其妙。

“你是方士廷么？”为首的刘兄怪腔怪调地问。

“正是区区，你们……”

“咱们是奉命接你的人。”

“奉谁的命？”他讶然问。

“届时自知，走。”

他已看出不妙，这些人勾结公人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身上怀有八十两银子，这是他入川的盘缠，如果被这些坏蛋掳走，岂不糟透？他一咬牙，把心一横，看四周无人，府后街是最偏僻的地方，想叫唤也不会有人出面相助，他只有靠自己了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他问，已接近刘兄。

刘兄双手插腰，站在他面前不耐地说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噜苏？少说话，多看，便不会有麻烦，走。”

他扭头便走；说：“抱歉，在下要返船。”

刘兄伸手搭住了他的右肩，喝道：“站住！你难道敬酒不喝喝罚酒么？你给我乖乖转头，随咱们去见长上。”

他一扔肩头，扔脱落在肩上的手，仍向前举步。

“你这小家伙该死。”刘兄叫，一手扣住了他的后颈，扣住他往后拖。

他左肘一顶，“噗”一声顶在刘兄的左肋上。

“哎唷！”刘兄狂叫，跟随后退。

第二名大汉一怔，猛地飞扑而上，也要勒他的脖子。

他压牢对方的小臂，一声长笑，俯身将大汉摔出，大背摔干脆利落，绝不拖泥带水，“蓬”一声大震，大汉飞出两丈外，跌了个手脚朝天，立被掳昏。

三、四两名大汉也在这瞬间扑上，“双龙抱柱”势如猛虎；四条铁臂膀合围。

人影乍合，胜负立判。他反手一掌，劈在右方大汉的右耳门上，左脚一挑，同时挑中左方大汉的下阴。说快真快，快逾电光石火，四条臂膀只摸触到他的衣衫，便立即滑开了。

“砰蓬！”两大汉同时倒地。

四个人只有一个刘兄是蹲着的，抱住肋部直不起腰不住叫停。另三人全倒，两人昏厥，一个抱着下阴发抖脸色死灰，叫不出声音。

他正待转身离开现场，蓦地身后人影纷现，八名青衣人陆续从对街的小巷中窜出，喝声似沉雷：“好小子！你敢行凶？大爷要教训你。”

喝声中，第一名黑影火杂杂冲到，“金雕献爪”劈胸便抓，带有隐隐风雷似的破风声，奇急奇快奇猛，这位高大的黑影手上的劲道相当可怕。

双方贴身相好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

“噗噗噗”他崩开来爪，两记连环掌劈在对方的右肩左颈上。

“啪”黑影也在他的右肋上击了一掌。

两人同向后退，黑影多退了两步。

“好家伙！打！”黑影站稳身躯，怒吼着重新扑到，“推山填海”双掌齐攻，竟然是硬碰硬的招术，刚才那两掌，似乎对这位仁兄不起作用。

他心中一凛，心说：“这家伙练的是混元气功，是个劲敌。”

另七名黑影四面合围，但并不参与搏击，远在三四丈外袖手旁观。

他不想和对方斗力，还有七位仁兄要对付呢，假使那七位仁兄也同样高明，用车轮战斗他，他裁定了。

他向有一闪，左手刁出来一记“带马归槽”，刁住对方的左腕向后带。右掌劈出，闪避、出手、扭身，掌劈，一气呵成，捷逾虎豹。

“噗！”劈在黑影的左肩后琵琶骨上，如中韧革。

黑影前冲，冲出四五步。

他如影附形跟上，大喝道：“转身！”

黑影闻声大旋身，怒吼道：“给你！”

黑影攻出的是“吴刚伐桂”，力道如山，罡风虎虎。

他却身形下挫，不接吴刚伐桂，用“狂风扫叶”出右腿攻下盘。

“噗！”他的右肩被劈中。

“噗”同一瞬间，黑影的右膝挨了一记扫击。

黑影失去重心，右腿侧荡，上身前倾。

他长身反手就是一掌，这一掌用了入成劲，“噗”一声正中黑影的背心，如击败絮。

黑影练了混元气功，禁得起打击，可是力道太重，双腿与脊梁却支持不住如此沉重的压力，腿一软，向下爬倒。手一撑地，人即跳起。

他不再客气，对方上体尚未站直；他的铁拳已发似狂风暴雨，“砰砰啪啪”一连七八声巨响传出，黑影的耳门、双颊、下颏、小腹，几乎同时被铁拳击中，像是连珠花炮爆炸，凶狠绝伦。

黑影双手狂乱地封架，连一拳也没封住，直向后冲去丈外，但仍未倒地。

他如影附形，最后在对方的胸正中肋骨处来上一记重拳！

“哎！”黑影终于发声叫唤了，向后倒撞，“砰”一声大震，背部撞在一